



# 一代军师

第肆部

The great  
military counsellor  
of that era

随波逐流  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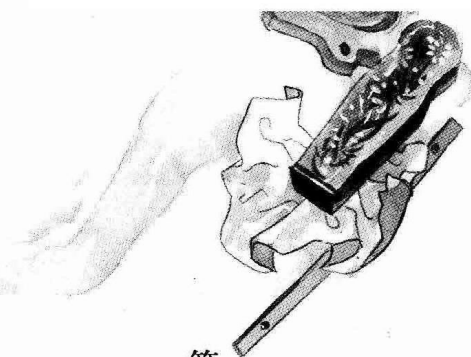
在官场，权势相争，惊心动魄；于处事，过人智谋，化险为夷。  
千万点击，百万荐诵，不可不读！  
江南奇女子，洋洋书写百万言，龙图霸业，跃然纸上。  
四册蝉联，大制作凸显大智慧，好评如潮，最新上市！

# 一代军师



随波逐流  
著

第肆部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代军师. 第4部 / 随波逐流著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08. 1  
ISBN 978-7-5391-4057-5

I. 一… II. 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5605号

### 一代军师 第肆部 随波逐流/著

---

策 划 张 秋 林  
责任编辑 孙 淑 慧 林 云  
特约编辑 朱 子 残 枫  
绘图作者 赵 佳  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)  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  
出 版 人 张 秋 林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 
字 数 330千字  
印 张 15  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4057-5  
定 价 25.0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6524997)



## 目录 Contents

# I

第一章 少年不知愁	-----001
第二章 青梅如豆	-----008
第三章 知是故人来	-----015
第四章 射柳金谷园	-----022
第五章 水流花谢	-----027
第六章 惊鸿照影	-----037
第七章 何处是青山	-----045
第八章 绿杨芳草	-----052
第九章 处处烽烟起	-----059
第十章 帐下犹歌舞	-----066
第十一章 烽火扬州路	-----073
第十二章 孤城血未干	-----080
第十三章 冷月无声	-----090
第十四章 问是谁家子	-----098
第十五章 楼船夜雪	-----113
第十六章 三顾频繁	-----119
第十七章 平楚策	-----134
第十八章 冠盖满京华	-----141



The great  
military counsellor  
of that era

# 大 軍 師

## Contents 目录

### 第肆部

# II

第十九章 依稀旧人影	-----148
第二十章 恩重爱深	-----154
第二十一章 一夜鱼龙舞	-----163
第二十二章 激荡波澜惊	-----173
第二十三章 乡音无改	-----179
第二十四章 金蝉脱壳	-----189
第二十五章 却泛扁舟	-----195
第二十六章 茶香留客饮	-----201
第二十七章 还如一梦中	-----213
第二十八章 乐在相知心	-----219
第二十九章 吴钩霜雪明	-----227
第三十章 画角金铙	-----240
第三十一章 三千里地山河	-----247
第三十二章 腐鼠成滋味	-----256
第三十三章 沧海两茫茫	-----263
第三十四章 欠东风	-----269

---

# III

第三十五章 襄阳恨	-----276
第三十六章 长城空自许	-----293
第三十七章 斩草除根	-----302
第三十八章 君恩九鼎重	-----313
第三十九章 丹心坚似铁	-----324
第四十章 洒泪今成血	-----337
第四十一章 行路难	-----354
第四十二章 悔已迟	-----369
第四十三章 所恨不相识	-----384
第四十四章 风流云散	-----391
第四十五章 一见心相许	-----402
第四十六章 相报甚时休	-----409
第四十七章 离鸾别凤	-----428
第四十八章 倾城一舞世所稀	-----442
第四十九章 天长地久	-----455



大雍隆盛七年甲申，仲春时分。春意融融，风和日丽，通往长安的驿道上车马如流，往来客商何止千万。自从隆盛元年北方一统之后便和南楚议和，双方划江而止，虽然暗流汹涌，可毕竟还是过了七年的太平日子。大雍朝政清明，国力蒸蒸日上，长安也越发繁华，尤其是这几年大雍致力于西域商道的开拓，几条驿道的修建更是方便了各地商旅，长安已经成为天下的商业中心。

在络绎不绝的商旅中，有一支并不显眼的小商队不紧不慢地赶着路。这支商队是由一些小商旅临时组成，长路漫漫，再加上大雍统一北方不久，难免会有一些盗匪出没，所以结伴而行，图个平安。这支商队主事的是一个宋姓商人宋俭，他四十岁出头，在大江南北奔波行商多年，精明能干。看到灞岸隐隐约约的柳色，他举鞭指着前方兴奋地道：“伙计们，前面就是



灞桥了，咱们赶一赶，今天日暮之前就可以到栈中休息了。”这些商旅十分兴奋，也都随声应和着，其中有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最是欣喜，两眼放光地望着前方的烟尘。

宋俭见状不由微微一笑。这个少年叫做云路，是在路上遇到的旅人。当日他们贪赶路程，在途中遇到山贼，虽然商队中也有保镖打手，可是那些山贼仗着弓箭封住了道路。正在危急之时，这个少年骑马经过，相助他们击退山贼。这少年年纪虽然不大，可是力量无穷，居然可以使用三石的强弓，箭法惊绝，连珠七箭，射杀了数名悍贼。逐走贼人之后，众人得知这少年是要北上长安寻亲，便在他的要求下带他同行。一路上这少年跟前跟后十分勤快伶俐，性情又是开朗明快，虽然只有月余时间，却已成了商队中最受欢迎的人物。

不过宋俭毕竟是世事练达，早已看出这少年不同寻常之处。虽然这少年颇为聪明能干，又吃苦耐劳，可是从他初时经常犯些小错误来看，明显是没有做过这些事情。他手足上虽有老茧，却像是练武所致，虽然年少，却是通晓文字。尽管一看就是初次出门的雏儿，可是一路上自己为他指点沿途风物，只需三言两语他就了然，甚至还能追根究底地提出一些详细的问题，若不是这少年年纪轻轻，自己倒要怀疑他是南楚派去大雍的秘谍了。不过南楚就是再无人，也不会派小孩子去探听军情吧？多半是哪个世家的子弟离家出走。但这些事情也不用他们操心，只要这个少年不是谍探，就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。

望着灞岸风光，云路心中十分欢喜，可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让他几乎忍不住叹息出声。自幼生长在江南繁华之地，看惯了吴风楚月、草长莺飞的江南风光，一路北上，却见北地春光也是旖旎动人，且更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生机。两地春色或许不相上下，可是比起江南春雨中一步三叹、伤春感怀的书生，他倒更喜欢那些在北地春风中纵马驰骋的少年豪杰。一路上见过的城镇乡村无数，云路总觉得这些大雍人豪迈武勇，神情中有着强烈的自信和傲然。怪不得父亲每次提及北方的强敌便嗟叹不已，明明才



三十多岁却已经鬓生华发。自己以前总在奇怪，为什么在南楚有着数一数二的权势地位、凭一己之力不让雍人南下牧马的父亲；私下里却总是愁眉不展？现在他明白了，江南虽然富足安逸，却是军民贪安，若是对上厉兵秣马的大雍，必然是一场苦战。想起建业城里刀枪都已生锈的禁军，再想想一路上看到的大雍各地驻军和乡兵团练，也难怪父亲虽然和那个老狐狸不合，却在与大雍议和之事上始终意见一致。

云路真正的身份乃是南楚大将军陆灿长子陆云。当年陆灿虽然顽皮捣蛋，可对于婚姻大事却毫无自主之权，十八岁就奉命完婚，翌年就生下陆云，十四年之内已经有了三子一女。陆灿最为钟爱的就是长子陆云，陆云不论相貌性情都和父亲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虽然生于繁华锦绣当中，却是最爱骑马刀枪，刚学会走路就跟着家将学习武艺，十岁出头就可以箭射猛兽、枪挑盗匪，是有名的将门虎子。

像他这样的身份本不该偷偷潜来大雍，这次离家出走却是为刺杀一人。说起来自从隆盛元年（同泰十一年）陆灿趁着大雍北汉疆战、庆王叛乱刚被平息、东川人心混乱之际袭取葭萌关之后，陆灿在南楚就成了名实相符的军方领袖，就是权倾朝野的尚维钧也要顾忌他三分。南楚朝中那些争权夺利的小人见正面不能撼动陆灿的地位，便百般从侧面攻击陆灿，而陆灿曾在江哲门下受教的事实就成了最好的把柄。

曾为南楚翰林却投降大雍，又迎娶了曾是南楚王后的长乐公主，这个不忠不义的江哲早已成了南楚朝野攻讦的对象，江南士子就是酒酣耳热之后也不免骂几句贰臣贼子江随云，而身为江哲弟子，又从来不曾当众宣称和江哲割袍断义的陆灿便不免遭到池鱼之殃。虽然无人敢当面指斥，可暗地里还是诽谤不断，甚至曾有狂生上门投书，劝谏陆灿“大义灭亲”。陆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，为什么父亲宁可受人议论指斥，也不肯和那人断义？甚至直到如今，仍然每年遣使前去问安，纵然那人在大雍权高位重，也不应如此委屈苟且啊。

强烈的不满本已沉积在陆云心中，今年新春，陆云随着父亲入宫参加



宴会，却在花园中被尚维钧的长孙尚文带着几个臭味相投的豪门子弟围住，当着他的面辱骂他父亲私通大雍，陆云大怒之下将这几个纨绔子弟打得头破血流，这下可惹了大祸。陆灿责问他的时候，他只是沉默不语，被陆灿用家法责罚，躺在床上养了半个月的伤，又被禁足闭门思过。可是陆云生性勇烈，想到自己若是去刺杀了江哲，那就再无人可以责备父亲，所以便趁着父亲去巡视长江防务时离家出走。他年纪小，平日陆灿管束又严，所以认得他的人不多，竟然被他混过了重重关卡，一路北上到了长安。看着遥遥可望的长安城，他心中又是激动又是慌乱，如何能在重重护卫下刺杀那个叛国逆贼，为自己的父亲洗清污名呢？而且绝对不可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就是再无知，他也知道刺杀堂堂的大雍驸马、雍帝重臣会掀起什么风浪，他不想连累父亲，或许该效仿古时的聂政，行刺成功就毁容自尽。陆云狠狠地握住双拳，策马跟着商队向长安走去。

刚刚过了灞桥，后面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陆云一听便知这是训练有素的骑兵在奔驰，就是父亲麾下最精锐的骑兵也不过如此。忍不住回头一看，只见远处一支衣甲杂乱不齐的骑兵飞驰而来，陆云不禁吸了口气，这支骑兵气势汹汹，如狼似虎，虽然衣甲各异，却都是上好的精铁战甲，只见他们的姿势就知这是一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骑兵。陆云定睛看去，只见最前面一人执着风行旗，火焰般的旗帜上有一个鲜明的“林”字。

陆云和商队众人退到路边，几乎是转瞬之间，这支骑兵就已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。陆云看得清清楚楚，被众人簇拥在中间的是一对青年男女，男子身穿青色便装，大概二十八九岁年纪，相貌俊朗，面上带些风霜之色，眉宇间又有儒雅气息。而那女子大约二十五六岁，一身火红的劲装大氅，身佩长弓白羽箭，明丽妩媚中带着飒爽英气。双方擦肩而过时，那青年男子无意中目光一转，落到陆云身上，似乎微微一怔。陆云心中一震，那男子的目光温文中有一种不可言表的威严，周身上下带着隐而不显的杀气，这是出色的将领才有的气质。似乎是感到那男子的分神，那名女子也随之一瞥，陆云再次感到震撼，那女子的气势更加凌人，有着统领千军万马的威严。

转瞬之间，那支骑兵已经远去，可是陆云依旧深深震惊。难道大雍的将领都是这样的风采？难怪父亲会因此愁眉不展。

这时，耳边传来同伴的议论。

“原来红霞郡主也到长安了，一定是来祝寿的。太上皇过世已经好几年，这次是皇上四十五岁大寿，长安传来的消息都说要大举庆祝，难怪代州也派了使者过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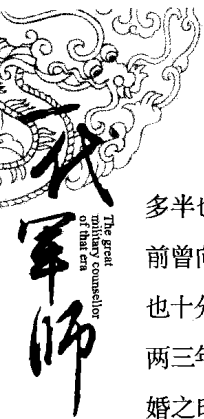
陆云心里想着这位红霞郡主是什么人？却是一时想不起来，忍不住问宋俭：“宋大叔，这位红霞郡主是什么人？怎么看上去如此威风凛凛？”

宋俭笑道：“小路，你没有来过大雍不知道，这大雍朝廷和咱们南楚不同，女子也可以上阵杀敌。方才过去的那一位是代州将军林彤，她原是北汉的红霞郡主，代州归降大雍之后，雍帝对林家十分礼遇，仍然保留了她的郡主名位。这位郡主可不简单，当年带着代州军死守雁门，战到最后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肯退，林老将军阵亡之后，她遵从父命投了大雍，现在代州军民都只遵从红霞郡主的命令。她旁边那人想必就是郡马王骥将军，王将军本来也是咱们南楚人，他是楚郡侯的门人，跟着江侯爷到了大雍，和这位红霞郡主在东海一见钟情，只可惜各为其主，只能鸳鸯折翼。后来大雍和北汉交战，蛮人趁机入侵雁门，这位王将军得知心上人在雁门死战，便抛弃一切去了代州和郡主同生共死。后来林老侯爷在决战之前为他们在阵前完婚，原本王将军是准备和红霞郡主一起战死的，幸好大雍皇上器量宽宏，及时派去援军，要不然他们恐怕就死在雁门关了。”

陆云听得出神，道：“怪不得这样的气度，原来是抵御蛮人的名将。我听说这些年大雍每年都要派军到蛮人草原上作战猎杀，想必就是红霞郡主和王骥将军主持。”

宋俭点头道：“说起来大雍的女将军可不少呢。不说别人，这位红霞郡主的长姐嘉平公主，那可是和宁国长乐长公主齐名的女中俊杰，一文一武，都是只手可以撼动朝野的人物。”

“大雍人都说，当初皇上定要招降林家，对北汉王室又是如此礼遇，



## 第肆部

多半也是看在这位公主殿下的面上。你知道么，听说当年龙大将军自尽之前曾向齐王殿下托付后事，后来此事传得沸沸扬扬，齐王殿下对嘉平公主也十分倾慕，可这位公主殿下就是不肯答允。还是这位齐王爷苦苦追求了两三年，终于感动了公主殿下才点头允婚。三年前，嘉平公主和齐王殿下大婚之时，雍帝赐婚，太上皇和永定郡王，就是原来的北汉国主亲自主婚，那可是轰动了大江南北的盛况啊。大雍皇室、朝廷所有重臣全部参加不说，原来北汉的许多重臣、将领也都前来参加婚宴。当初北汉灭国之后，这些人不是解甲归田，就是弃官归隐，都不肯屈膝事敌，可是那场婚宴之后，这些人都纷纷投入军旅。”

陆云面色有些沉重，这件事情他却是知道的。当初父亲得知此事后曾经长叹不已，当日他还不明白，如今听到宋俭这样说才想通了。齐王和嘉平公主的婚姻代表着大雍和北汉上层的融合，大雍国事鼎盛，对南楚自然是雪上加霜，难怪父亲要担忧不已。齐王殿下本已是父亲的劲敌，再加上这位嘉平公主，父亲就更加吃力了，更何况还有那位和父亲隔江对峙多年的裴云裴将军。

这时，宋俭又道：“云路，若是到了长安，你可能还会见到另一位传奇人物，就是澄侯苏青。这位苏将军本来也是北汉人，不过她为了报家仇投靠了大雍，在北汉做了多年的谍探，据说立下无数奇功。但她竟然是凤仪门叛逆之后，据说她的师父曾经追杀了大雍皇帝几百里，差点得手。此事传开之后，很多人都说大雍皇上就是再大度，这个苏将军也得被削职为民。谁知真是天子量大如海，雍帝不仅没有加罪，还赐她侯爵之位，现在这位苏将军是虎贲卫副统领，负责大内禁卫之责，甚得皇上、皇后的信赖重用。你看看，这三个人哪一个都可以翻天覆地，大雍的文臣武将更加了不得，若非我们南楚还有陆将军，只怕雍军早就渡江南下了。”

陆云听到此处只能深深叹气，父亲肩上的担子何等沉重，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可是还有人暗中诽谤指责父亲，自己定要杀了那害得父亲受尽屈辱的江哲。

就在陆云暗自发誓的时候，耳后再次传来迅疾的马蹄声，还有清脆如同银铃般的笑声。陆云忍不住望去，只见另外一条岔路上七骑骏马飞驰而来，陆云看到上面的骑士，硬是瞪大了眼睛。

这七匹骏马都是千里挑一的良骥名驹，前面三骑的骑士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孩童，后面四骑则是护卫的武士，显然是长安豪门少年游春归来。

中间骑着一匹白马的是一个相貌秀美非常的少年，柳眉杏眼，肌肤如雪，穿着一袭淡黄的衣衫，神采飞扬，陆云听到的笑声正是他发出的。而这少年左侧一骑的骑士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俊秀少年，虽然穿着骑装，却是儒雅斯文，纵然是骑马飞奔，也不带一丝跋扈之气。黄衣少年另一侧的黑衣少年却是大不相同，虽然只有十几岁年纪，可是面色冰寒，冷峻森严，眉宇间更带着丝丝杀气，令人一见便心惊胆战。

陆云的目光凝滞在那黄衣少年身上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收回来。这少年仿佛春日里最明媚的阳光一般耀眼，让陆云忍不住生出淡淡的嫉妒。自己是怀恨而来，十有八九会将性命葬送在这里，可是同样的天空下却有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少年，这样的快乐洒脱。



第肆部



公主自归雍后，随永定郡王西入长安。郡王初时每忧惧朝廷加罪，公主旦夕侍奉不稍离。王乃安。

太宗待公主厚，每召宴，必邀公主至。无论皇室贵胄、文武重臣，有轻慢者皆论罪。然公主英姿端谨，见者无不肃然，莫敢轻也。

时，齐王解兵权，归京参赞军事。倾慕公主忠烈，婉转致意永定郡王，欲求公主为偶。郡王畏其权柄，授意公主允婚。公主怒，仗剑入齐王府，王长跪谢之。近侍告以先龙将军遗言，公主怒稍解，乃弃之去。

——《雍史·嘉平公主列传》

就在陆云痴痴凝望黄衣少年笑靥之时，那三骑骏马已经擦身而过。然而，黑衣少年突然“咦”了一声，猛地勒马收缰，那匹黑色的乌骓马仰首长

嘶，居然当时便止住了步伐，可见马是良骥，而这少年的骑术也是十分精绝。旁边两骑却是抢出了几丈之后才停住坐骑，可见骑术逊色许多。倒是后面紧紧跟随的四名护卫，几乎悄无声息地勒马停住，手按刀柄，隐隐护住前面的三个少年。

那黑衣少年高据马上，用马鞭指着陆云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从哪里来？到长安做什么？”

陆云心中一震，不知自己可是露了什么破绽，但他毕竟是将门虎子，当下不卑不亢道：“小可名叫云路，是南楚人，跟着商队到长安寻亲。”

那两骑少年也策马过来，陆云趁机仔细打量这三个人。

那黄衣少年身量尚未长成，面容秀美，仔细看来应该只有十一二岁，此刻这黄衣少年正把玩着手中精美的马鞭，一会儿看看陆云，一会儿看看黑衣少年，一双乌溜溜的明眸透出强烈的好奇。

而在自己面前怀疑地望着自己的黑衣少年，虽然气势汹汹，一派可以当家做主的模样，但是相貌颇为稚嫩，年纪应该和那黄衣少年相仿，只是他眉宇间带着浓厚的煞气阴云，再加上他身量颇高，所以显得年纪大些。

策马站在后面的那个骑装少年却最令陆云警惕。那少年看上去十六七岁，相貌平常，气质斯文儒雅。座下的骏马虽然名贵，但是身上的衣衫和手中的马鞭却都是平常之物。他和这两个一见便知出身不凡的少年并骑而行，却是神态自若，毫无一丝怯懦不安。陆云记得父亲曾经警告自己，这样的人最是危险，定要留心。

那黑衣少年对陆云的回答似乎并不在意，顿了一下，又用马鞭指着陆云背上的弓箭道：“你这是上好的铁胎弓，应该有三石之力，若能使用这样的强弓，不是一个八尺大汉，也可以参加军旅了，你真能使用这弓箭么？”

陆云心中一宽，原来是自己的弓箭引起了这少年的注意，他沉声道：“小可自幼好武，力气还算过得去，勉强可以使用这张铁弓。原本也颇为自傲，只是小可一路走来，见大雍各地都有许多少年勇士在校场上练习弓箭，很多人都可使用这样的强弓，想来倒是小可少见多怪了。”



那黑衣少年听出陆云语气略带些嘲讽，他心道：这南楚少年既然敢携带三石强弓防身，可见对自己的力气箭术必然十分自信。大雍少年虽然好武成性，但是这般年纪的武士在校场使用三石强弓还可，真的用来作战防身，却一般只能使用二石的弓箭。南楚少年若论先天体质，本就不如北人强健，这少年却可轻易使用三石强弓，可见身份必定不同寻常。想到这里，他冷冷道：“我见你身份不明，很有可能是南楚奸细。你随我回府接受盘问，若你果然身份清白，我自会放了你，若是你身份有鬼，可别怪我处置你。”

陆云暗自惊心，但他也是傲气之人，冷冷道：“小可虽然出身草莽，也知道什么是律法，公子年纪轻轻，想必不是官府中人，凭什么要拘禁小可？小可来去明白，公子胡乱加以罪名，莫非大雍就是这样对待他国之人的么？”

那黑衣少年剑眉一扬，道：“你倒是能言善辩，可惜寻错了对象。我乃嘉郡王李麟，如何不能查问于你？你是自己跟我走还是我让人将你擒回王府？若是你敢违命逃走，本王爷便传令禁军追缉你，到时就不是这般客气了。”

陆云大怒，忍不住握紧双拳。这黑衣少年毫无证据就要将自己带回府去，岂不是仗势欺人？转念一想，这少年竟然是位郡王，听他语气对自己虽有疑心却并不肯定，若是自己得到他的信任，或者会有机会接近楚那侯江哲。

这时，那黄衣少年见他怒气冲冲却敢怒不敢言的模样，心中一软，开口道：“麟弟，算了吧，他年纪也不比我们大多少，怎会是奸细呢？你不是看人家用的强弓力量大，见猎心喜，想迫他留在你身边做侍卫吧？你若胡作非为，我便去向齐王舅舅告状，就是舅舅不管你，舅妈也不会放过你。”

陆云心中一动，抬头看去，只见那黑衣少年脸上闪过红云，别过脸去道：“父王和母妃才不会怪罪我呢。反正他身份确实可疑。”

那黄衣少年一手叉腰道：“李麟，你若是再这样不听话，我便去寻骏哥哥，让他责罚你。要不是我求骏哥哥让你出来，你现在还陪着骏哥哥读书呢。”

这少年声音清婉，虽然在叉腰怒骂，可是那种娇嗔的动人神态却让陆云心神一荡，再也不能移动目光。这时，原本听了那少年的叱骂有些气馁



的李麟一眼看到陆云痴迷的神色，心中一团怒火腾地燃起，狠狠一鞭向陆云抽去。陆云全没有防备，那一鞭狠狠抽在他肩上，霎时衣破血溅，陆云一声痛呼，伸手握住弓臂，怒视那黑衣少年。这时，那几个护卫同时策马上前，虎视眈眈地望着陆云。陆云强压怒火道：“不论你是什么亲王郡王，也未免太欺辱人了。”

李麟见他神色激愤，也不免心中不安，确实觉得自己有些过分。毕竟自己同伴的相貌气质都是上上之选，这南楚少年不过是多看了几眼，自己又何必生气？可是无论他如何歉疚，他的出身、性情都不能让他轻易低头道歉。偏偏那黄衣少年见到陆云身上的血迹，叫得惊天动地：“李麟，你太过分了，我要让齐王舅舅禁你的足。”然后那少年跳下坐骑，走到陆云身边，从怀中取出一块帕子，对陆云说道：“你别在意啊，我麟弟就是这样的脾气，他没有恶意的。”说罢，从腰间锦囊取出一瓶伤药，替陆云裹起伤来。

陆云原本不忍推拒，但一个护卫走近来道：“郡主，还是让属下帮这个小兄弟裹伤吧。”陆云心中一颤，这少年竟是个女孩，又竟然也是大雍皇室之人。心中一团混乱，陆云猛地将黄衣女孩推开，骂道：“不用你猫哭耗子。”那少女被推得一个踉跄，差点跌倒。她自幼受惯娇宠，何曾如此委屈？若不是想替顽劣的“弟弟”道歉，怎会为这陌生的少年裹伤？想不到这少年如此无礼，一时间忍不住珠泪盈盈。李麟原本冷着脸站在一边，想着如何讨好挽回，一见陆云这般更是怒火难耐，马鞭一指，道：“这小贼竟敢冒犯昭华郡主，给我将他绑了，带回府去治罪。”

陆云原本也正愧疚自己不该这般对待那好心的少女，一听李麟所言，只觉如同晴天霹雳。昭华郡主，这个名字他可是知道的。为了刺杀江哲，他行前偷阅父亲书房的文书，知道楚郡侯江哲有一义女，名唤柔蓝，甚得皇室爱宠，赐封为昭华郡主。眼前这少女竟然是江哲之女！他心中一片空空落落，就连那两个护卫过来捆绑自己也忘了反抗。

这时李麟又对柔蓝吼道：“看吧，就是你这样心软。这小贼分明是南楚奸细，还有跟他同行这些人，也都给我送到京兆尹去好好盘问。”